

ЖЕНЩИНЫ В ИГРЕ БЕЗ ПРАВИЛ

俄罗斯浪漫曲

无规则游戏中的女人

[俄] 加·谢尔巴科娃 著
吴健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ЖЕНЩИНЫ В ИГРЕ БЕЗ ПРАВИЛ

俄罗斯浪漫曲

无规则游戏中的女人

[俄] 加·谢尔巴科娃 著
吴健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规则游戏中的女人 / (俄) 谢尔巴科娃 (Галина Щербакова) 著; 吴健平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5

(俄罗斯浪漫曲)

书名原文: Женщины в игре без правил

ISBN 7 - 5327 - 3582 - 6

I. 无... II. ①谢... ②吴...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8300 号

Галина Щербакова

Женщины в игре без правил

本书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

Москва, 2002 年版译出

图字: 09-2003-305 号

简体字中文本版权通过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帮助获得

本书全部内容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事先同意不得作任何形式的转载、连载或复制

无规则游戏中的女人

〔俄〕加·谢尔巴科娃 著

吴健平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6.25 插页 2 字数 170,000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册

ISBN 7 - 5327 - 3582 - 6/I · 2048

定价: 1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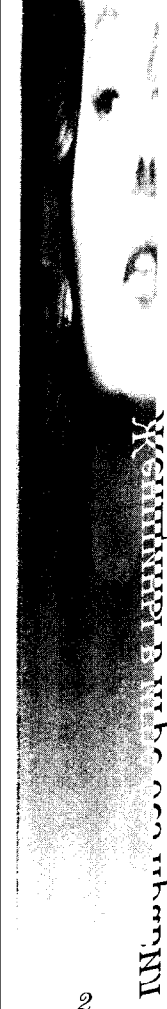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对新的情感需要逐步习惯,正如一双新鞋,得穿上一阵子才会合脚。叶莲娜赤着脚在新换来的房子里走来走去,脑子里却另有想法:要是此刻她马上不喜欢这套新换的房子,就像讨厌自己原先那套一样,那么以后也不会再爱上它了。对一样东西的好恶往往是要么一见钟情,要么永远没有好感。

“我们来数数它的好处吧,”她自言自语地说。“可以看到窗外美妙的风景:森林、峡谷、小桥……我将挎着篮子踏上小桥,宛如一个村妇,迎面走来一位可爱的小伙子……全都是胡说八道……我从小就不敢走这种小桥……再说,我干吗需要这些东西呢?我一吸到林子里的空气,脑袋就疼得厉害,比闻到烟味还难受呢。”

叶莲娜离开了窗户。“丁丁东东地跳过去,像一枚硬币一样,”她心想。

不,她对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并没有平添一点好感,她吧嗒吧嗒地在走廊里迈着步:不多不少,恰好是13步。“早知道就不换了,”她笑起来,又丁丁东东地跳起来。接下来就糟糕透了:13这个数字寸步不离地紧紧跟着她。住宅号是94,两数相加是13,炉灶上铺的瓷砖是13块一排,小房间的面积13多平方米,房管处的门牌号也是13。而且她怎么会没有发现:她家的门牌号是39,刚好是



13 的 3 倍。

她可是同中介人谈妥了条件的——不要 13 层。没错呀，换来的是 15 层，可是房子里的一切全都不称心！完全不称心！完全不称心！——到处都是 13 这个数。

叶莲娜觉得，她惊慌失措，她被朝后抛去——抛向眼泪、不安、犹豫、软弱，最近几年她就是这么生活过来的。她曾经想过：进入新住宅，钥匙一转动——新的，完全美好的生活从此就开始了。后来她的确意识到，她不是那种被命运毁了的女人，转动钥匙并不能一下子解决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她对自己妥协了——不可能一下子，她得慢慢体验新的命运，不能着急，得一步步来……她会喜欢这套房子的，这是一套不错的住宅，非常好的住宅。窗外又有林子，峡谷上架着小桥……

可是结果却……有这么多 13，周围全是 13……她想逃跑，可是无路可逃。她想哭泣，可是没有眼泪。她想打电话，可是电话机给搬走的那个家伙拆走了。她家原先那架又不好意思带过来。那是一架公家发的老式电话机，带走不方便……于是，她只好独自“不好意思”了。

叶莲娜打开水龙头放了满满一浴缸水。她对着镜子说道：“休想！我不会割静脉的，我只是想在水里泡一会儿。”

她用双脚抵住浴缸，微微欠起身子，粉红色的指甲从肥皂泡中露出来，似乎显得独立而自由。独立是美所特有的。而叶莲娜的指甲——无论是手指甲还是脚趾甲——都是一流的，真遗憾，没有指甲比赛。否则，所有的人都会败给她的。“救救我，手指，脚趾，救救我吧！”她轻轻地对自己的“独立者”说。“快救救你们的主人。”她在水里伸出一条腿，这条腿虽说像现在流行的那么修长，但还不错，完全可以算纤细的美腿，只不过稍稍有点干瘪，她力量倍增，柔情满怀。叶莲娜知道，男人都喜欢她这样的身体。在单位里大家都说她性感，她身边的女人们都以此来鼓励她。当她好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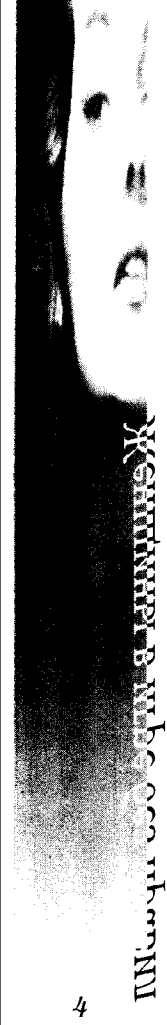
年像掉入粪坑一般陷在不愉快的婚姻中无法自拔，然后离婚、分家，遍体鳞伤地告别了所有这一切生活，彷徨、颓丧时，那些女人总是会不失时机地说道：“莲卡^①！你这么性感，什么都别去管它！”在这种充满姐妹情谊的感人的氛围中，她常常想做一件完全有伤风化的事：比如说，往单位女领导办公桌上的花瓶里撒泡尿。这个女人浑身上下看起来都十分性感，让人想到宇宙造化之不公。你干吗要这么做，宇宙？对那个长着大汗孔鹰钩鼻子的愚昧无知的大婶，你给得太多了，而其余的人不是太亏待他们了吗？或者，这就是你衡量幸福的天平？就像咱们这儿小店里的女售货员那样：卖任何东西称出来的都是半公斤，其实300克也不到。这个长鹰钩鼻的女人给了你什么好处呢？你受了多少贿赂呢？哪怕直截了当地问一句也好呀。不过相貌丑陋的人总是羞于提到自己的丑容。既然如此，还是往花瓶里撒尿好。比较人道一些。

她们就是这么对她说的。你性感，你性感。这就意味着你的臀部、胸部、腰部和脸蛋都很丰满，长长的耳环晃来晃去。而且……“鹰钩鼻”简直就没有脖子，廉价的吉卜赛人戴的耳环一直垂到肩上，活像是将军的肩章，她哪怕……

可是你性感。你的刺儿头20岁！真是奇怪，这个微型愤怒真的产生了结果。这个结果引人发笑。叶莲娜开始回想自己做过的一件件蠢事，这些事使她摆脱了家庭的灾难。

最近5年来她经受的苦难，她希望敌人都不要经受。5年来名叫“离婚和分家”的怪物不单单吞噬了爱情（还有什么爱情可言），它把叶莲娜的整个生活都吞噬掉了。每天早上一醒来，她都会感到生活在消失。17年不是人的履历中短暂的一瞬，不过回头看看，叶莲娜看到了一大堆支离破碎的东西，它们待在污水坑里，是她把它们拖进去的，可是结果，这些破烂货，被打碎的、糟蹋的破

① 叶莲娜的小名。



烂货把她也一起拖进了污水坑。在那里,叶莲娜根本就没有生活,没有这17年的生活。性感的莲诺奇卡^①是一回事,“她”在某个地方,“她”有美好的童年和少年,不过那只是幻想中的少女,什么忙也帮不了。不仅如此,“她”甚至似乎妨碍她自救,“她”用自己的脆弱和软弱加重了她的负担。本来自己熬过去就行了,可是她还 得拯救怀着理想、信念和想象的美好的幻想人物。这是一个虚无的东西,一个自我生活的飞碟。

叶莲娜知道,她还将长时间地啃这块骨头。她将被自己埋葬,然后再挖出来,再埋葬,再挖出来,出声地啃咬这虚无的生活。她对此已作好准备。父亲死去10年后她的母亲谈论他时依然像谈论一个活着的、在身边的人一样。叶莲娜激动得简直感到心里发紧了。怎么会这样!一个知识女性怎么会这样!现在她在作自我审视:回忆仇恨或许比回忆爱情更容易。所以要当心啊,朋友!对所有与阿尔卡,她的女儿有关的事都要当心。别把不幸的种子移栽到她身上去。这可是轻而易举的事。“鹰钩鼻”有个女儿——一个十足的丑八怪,可她在爱情方面却是一帆风顺。宇宙!你完全疯了不成?在阿尔卡面前她将表演一出“成功的戏”。好在现在是夏天。这是排练容易成功的季节。幸好她把女儿扔给了外婆。她赤着脚在新换的房子里走上一阵子,准会把它当成自己的房子喜欢它。她将挂上自己想望已久的窗帘,摆上剩下的坛坛罐罐(你这个不劳而获的男人,你可以不拿走这套房子里的锅碗瓢盆,我愿意付钱给你!),再把厨房收拾干净,买(去它的吧,既然她这么性感,还买新大衣干什么)一套蒙着色彩鲜艳的套子的转角沙发,桌子上方挂上一盏悬得很低的吊灯,灯罩的颜色与转角沙发的一样。她要 对阿尔卡说:

“女儿!咱们俩可真是一对!”叶莲娜从泡沫中伸出一个拳

^① 叶莲娜的小名。

头，竖起大拇指展览她的指甲。“真是一对！你可以常常去看爸爸。我可不是野兽……”

也许阿尔卡会怒气冲冲，她们母女俩的关系就是这样。妈妈爱发脾气，爱发疯，女儿也会怒气冲冲。他们单位里常常讨论女儿的话题。一个乐天派，也离了婚，这样说：

“显然，女儿是我的翻版，不过谢天谢地，总算还没有去卖淫。”

“鹰钩鼻”说：

“你得知道……这么谈论自己的孩子……”

叶莲娜气冲冲地脱口说：

“上帝啊！卖淫不卖淫无所谓，只要喜欢妈妈就行！只要喜欢妈妈！”

阿尔卡曾断定，和父亲一起生活更好。正如她所说的：“合算些。”听了这句话，当时叶莲娜差一点要气疯了，她甚至想：早知道会付出这样的代价，那就无论如何也不离婚了。还是三个人在一起，哪怕日子过得不太平，也比失去女儿、孤单单一个人好啊。

她那气疯了的大脑怎么会想到，阿尔卡这么说是故意刺激她，对这件事女儿有她自己的价值观：用竞争作筹码来满足自己的愿望。爸爸想争取她，可是妈妈不肯放弃。这就是生活的意义所在！不过这已经无影无踪，好似白色的苹果树上冒出的烟一般。父亲心爱的女人，那个使叶莲娜体型变瘦、体重减轻的女人对他前妻生的女儿并不感兴趣。她可能只是希望，在法庭上让人当众宣布：孩子愿意和父亲一起生活，因为“你们明白吗，她母亲是怎样一个人”。那时候叶莲娜遍体鳞伤，因为此时此刻她身上的性感就像给母牛的舌头在舔。她身上体无完肤，一丁点性感也没有。只剩下一副遍体鳞伤的骨头架子。

这反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阿尔卡的卑鄙行为使一个有着撩拨人的臀部和挺拔的脖子的女人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而脱胎换

骨的女人在我们当中曾经有过，现在仍然有，将来还会出现一个首屈一指的人。她工作干得出色，她不会招惹男人，这意味着她不会成为危害社会的一分子。脱胎换骨吧，娘儿们。脱胎换骨吧，国家对你们的信任大着呢，你们血肉相连，还是和别的东西相连……

此刻阿尔卡待在外婆的别墅里。叶莲娜拿了去年没用掉的两星期休假，准备把房子的事安排好，同时也让自己习惯一下远离市中心的生活。不管怎么说，她一辈子都住在市中心，没有离开过库尔斯克火车站这块地方。换房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不算因为呼吸到林子里的空气而头痛，也不算因为看到横跨在峡谷上的小桥而情绪激动的話，那么换到这套房子应该说是幸运的。不过，说新房子不好只不过是一种习惯性的抱怨，目的是抬高库尔斯克火车站的身价。她换到的房子确实不错，有两个单间，一个像样的厨房，一个砌满瓷砖的卫生间，而在库尔斯克火车站那儿，屋子角落里一直放着一桶涂料，随时准备涂抹弄脏的墙角。她有一种感觉，仿佛耳朵被塞嘴布^①塞住了似的，不过这不是塞嘴布，塞嘴布通常是塞在嘴巴里的。她想把这不知道为何物的东西扯下来，扔掉，让车站调度员大嗓门的喊声、电气列车轰隆轰隆的响声以及轨道接缝处的丁丁当当的碰撞声钻入大脑。在这种喧闹声中你能够寻找自我，找到自我，压抑的、可怜的、然而却是鲜活的自我。真见鬼！可是如何在安静中认识自我、找到自我呢？哪里有你的安静呢？

叶莲娜认为自己应当光着身子在房间里走一走，用人影在墙上打上印记。

“没关系，没关系，”她自言自语地说。“我已经豁出去了。我已经掉进了水里，但我清楚，我还有一口气。我现在就来为自己干

① 塞在人或动物口中以防喊叫或咬人的碎布。

杯，一醉方休。”

她家的冰箱里藏有苦艾酒^①，最近一段时间单位里的同事们对这种酒喜欢得上了瘾，大家最迷恋的是那种簸箕造型的带绿色外包装的苦艾酒。喝这种酒能强烈地感觉到浓浓的艾蒿味，我们国家生产的苦艾酒既除不掉添加剂的怪味，也摆脱不了艾蒿本身的苦涩味。大家在节日酒宴上都自称是“苦艾酒姐妹”，难怪人们常说，俄罗斯走岔了道不是因为政策不好，也不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疯子思想怪诞，而是由于“往肚子里吞”这种陋习——没有满足，只有贪欲。喝一口，真过瘾——这里没有喝酒的过程，只有喝酒的结果……顺便说一句，俄罗斯人对待爱情也是如此。“你结束了？”这就意味着皆大欢喜。还没有来得及开始就已经结束了。俄罗斯人没有时间的进程，只有快速的结局。快速喝，快速醉，随随便便，马马虎虎。他们对战争的渴望正如他们对各种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的追求是否都是源出于此呢？一下子——就没有你了。要不然，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我是俄罗斯人，我要迅速结束。

“苦艾酒姐妹”喝下了苦艾酒后变得懒洋洋的，脑子里产生了许多奇思异想，不过她们是俄罗斯姐妹，好的想法离开了她们，不知去向，无影无踪，它们离开了主人，自由自在地融化在宇宙中，滋养着宇宙，源源不断、慷慨地为它提供养分。

叶莲娜给自己倒了一杯苦艾酒，对了一些生水，加上鲜榨的柠檬汁。

“为我干杯，”她说。“祝我万事如意。”

她打开收音机，电台里正在播送远东地区发生地震的消息。

牙齿磕到杯子，苦艾酒顺着下巴往下淌。不，她可不认识那些被埋在废墟下面的人。那里没有她的亲人和朋友。牙齿在杯子上

① 用艾根等药草浸制的葡萄酒或蜜酒。

直打颤，就像那只你习惯的一天到晚都在敲打的大钟。她摆脱不了对自己命运的预感。只要她一产生成功的愿望，就会发生地震。叶莲娜号啕大哭起来，以前她可从来没有这么哭过。不知不觉中她咬坏了有裂缝的杯子边缘，鲜血从她嘴唇上留下来，和苦艾酒一起顺着下巴、脖子往下淌，在争先恐后的赛跑中，苦艾酒的速度要快得多，它赶在了鲜血前面，而那鲜血，流着流着就凝固了，好像流淌的……是眼泪……就是眼泪……它们淌过的地方有一股子咸味。它们没有离开叶莲娜，流进了她的嘴巴，于是她把这一切——艾蒿的苦涩味、鲜血的咸味和苦艾那甜甜的回味……全都咽了下去。

这时候门外有人按铃。

不可能有人来找她。任何人都不可能。肯定是她听错了。可以假装没有听到铃声。她想从猫眼中看一眼，不，真蠢！身上一丝不挂怎么好意思去看呢？好像别人会从门外窥见她似的。她轻轻放下杯子，伸手摸了摸鼻子底下，立刻发现那儿有血。可是门铃声还在刺耳地响着，在空荡荡的房间墙壁上发出回响，甚至在挂上窗帘的玻璃窗上也回响着这铃声。

叶莲娜踮着脚跑进浴室，匆匆披上浴衣，下面有两粒扣子还没扣好就又踮着脚跑到猫眼跟前。迎面看到的是一个胡子拉碴、怪模怪样的男人，他身体各部位都长得不成比例，看上去很丑。这人一定来者不善，说话嗓门大，态度粗鲁：“开门呀，混蛋！您不是在家嘛。”

“没错，”叶莲娜心想，“看来，他从电梯里出来时我正好打开了收音机。让他听到了。”叶莲娜惊恐地望着一脚就能踹开的大门。她这里还没装电话。她知道邻居们都到别墅度假去了：她亲眼见到他们手里拿着一串串钥匙锁上了家里的两扇门——普通门和防盗门。当时她想，这种门我在转角沙发搬进来以后也要装。

“干吗？”她使劲喊道。“您想干吗？”

“您先给我开开门再说!”那个男人对她吼道。“您心肠怎么这么狠哪?”

“心肠狠又怎么样!”叶莲娜喊道。“心肠狠的人有的是。我什么人也不等! 什么人也没请! 您要是不滚他妈的蛋,我就报警了。”

“报吧!”那男人不以为然。“您报警我还求之不得呢。”

这是一个疲惫不堪、蓬头垢面的人,脚旁放着一个背包。他并不可怕,确切地说,他自己受了惊或者说他遭到了不幸,所有不幸和痛苦都一下子向他袭来。于是叶莲娜便说:“请进吧。”她忘了扣子尚未扣好,陌生男人的眼光对她敞怀的浴衣不经意的扫视才让她想到该扣起来。他径直走进厨房,嘴唇凑到水龙头下面,打开龙头咕嘟咕嘟地喝起生水来。

“我给您拿一个杯子吧,”叶莲娜说,她因为桌子上放着的一瓶苦艾酒和有血迹的杯子而感到不好意思。“真不知人家会怎么看我!”她断定,不过她马上就丢掉了这个念头。“管它呢! 我要在每个人面前都装假。”收音机里又在播送地震的消息。

“哪里地震?”那男人问。

“远东,”叶莲娜答道。

“当然,”他说。“这是意料中的事。对不起,我贸然闯进了您的家,把您给吓坏了吧。这里以前住的是我的朋友,可是他不会告诉我新家的地址。我们是出差时相识的。您能不能告诉我,他现在住在哪里?”

“不知道,”叶莲娜答道。“我们换房不是一对一的,有七个人连锁交换。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听说,他搬到一个女人那儿去住了。不过,或许是我弄错了。”

“我认识那个女人!”那男人气呼呼地说。“是我介绍他们结识的。”

“我什么忙也帮不了您,”叶莲娜说。

“您打个电话问问中介人行吗？”那男人请求说。“既然是连锁交换,那就得通过中介人喽?”

“中介人是有的,”叶莲娜笑起来。“不过电话机没有。”

“唉!”那男人说。“您不是吓唬我说要报警吗?……”

“我没有别的办法。”

“是吗!我理解您。您知道,您出血了吗?”

“是的,好像是……”她赶紧跑进浴室,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这张恐怖的脸。眼睛哭得红红的,满脸都是鼻涕、鲜血、眼泪,面颊上贴着散乱的头发,嘴唇上有一道肿起的伤痕。甚至脖子也是惨不忍睹——脖子最有可能保持不变,即使不是得意扬扬,那也不该垂头丧气,可是此刻却垂头丧气地耷拉下来,仿佛上面架着牛鞭似的。她这副模样可以画一幅画:架着牛鞭的脖子。画面上最好是没有牛鞭,脖子本身就能体现出牛鞭。

“他不可能是来求婚的,”叶莲娜对镜子里的自己说。“我对他不了解,他跟我毫不相干。”她擦干脸,用橡皮筋把头发扎好,梳理好了才走出浴室。“给您杯子,对不起,刚才我脸上一塌糊涂。”

可是当她走进房间的那一刻,她明白了,她的痛苦算不了痛苦,她的外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世上还有更严重的事情。

那人坐在凳子上直摇晃。眼睛睁着,嘴巴张着,嘴里发出轻轻的哼哼声。叶莲娜心想:他家里大概有亲人在地震灾区。反正她不可能产生别的念头,尽管他对她说过“这是意料中的事”。

那男人听到了她的声音,咬紧牙关,牙齿咬得格格响,叶莲娜觉得嘴巴里有他咬碎的牙齿,她甚至用舌头舔了一下口腔内部——没有碎牙,可是它们曾经有过!还有牙齿的填充物和烟草的味道。“我疯啦,”叶莲娜想。

“您要吃东西吗?”她问。“要喝苦艾酒吗?或者洗个澡?”

唉,她还能给别人提供什么呢?她知道一切能帮助人摆脱不幸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想吃点、喝点什么。换了她,就

会爬到浴缸里洗个澡。做姑娘的时候她看过母亲喜欢的作家雷马克^①的一部长篇小说，书中那些陷于痛苦的男人会随便找个女人做爱。看了这本书后她大为震惊，怒气冲冲，永远把雷马克从心里排除了出去。她是彻头彻尾的极端主义者，认为作家写的事情他本人也可能去做。一定是这样。这当然是受纯洁主义者妈妈的影响，妈妈在她身上花了多少心思栽下了这样的种子。得了吧！妈妈崇拜雷马克。雷马克临死前造的孽也没有引起她的反感。“你算什么，”那时候莲娜^②小姑娘心想。“我的妈妈？我对你完全了解吗？”

“对不起，”那男人说。“我什么也不需要。我这就走。不知为什么我相信您知道他的新地址。好吧。我还有一个朋友……要是电话就好了，真见鬼！”

“您的朋友真不是个东西，”叶莲娜说。“他把他自己的电话机带走了，我这人真蠢，把自己那架留在了那儿。”

他准备走了，他做得对，他有什么理由再留下去呢？可是叶莲娜的嘴巴里还是有他的碎牙。一个人进入另一个人的过程是相当奇特的。要是把这些告诉“苦艾酒姐妹”的话，她们一定会取笑她的。

“这太恶心了，”“鹰钩鼻”会这么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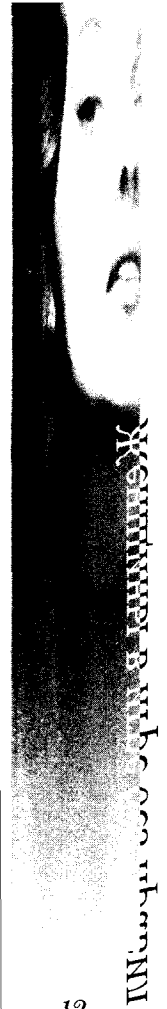
“这不过是‘想象中的碎牙’，”叶莲娜会自我辩解道。

她用舌头舔了一下口腔，又一次感受到那个背着不起眼的背包的人所受的痛苦。

“对不起，”她说。“不过要是想睡觉的话……要是这样的话……您可以留下来……这里有两张……唉，您知道……我女儿

① 雷马克(1898—1970)，德国作家。主要作品有：处女作反战长篇小说《西线无战事》、《凯旋门》及《黑色方尖碑》等。

② 叶莲娜的小名。



在外婆家……她有个窄窄的沙发床……不过前提是你能睡觉……”

他在门框里慢慢瘫软下来，好像那只没有完全背好的背包在把他往下拖，瞧他，刚刚还好端端地站着，一下子就缩成一团瘫倒在地上，他的肩膀也顺从地弯到了背带底下，膝盖不知为什么不听使唤了，脱了臼……一句话——这个人在她面前垮了下来，可是她身边没有人可以帮他忙。

“天哪！”叶莲娜喊道。“您心脏病犯了？血压升高了？出什么事了？”

她坐到他身边，双手捧起对方低垂的脸，看到他在哭。“谢天谢地，他还活着。他只不过心里有痛苦。”她甚至没有给“只不过心里有痛苦”这个念头所左右。这难道还不够可怜吗？她可是怕死的呀。她该拿他怎么办呢？就这么陪着他一起流泪吗？她自己刚刚痛哭过一场。应该把眼泪擦干净，把死亡也一笔勾销。应该从这里重新开始。

她从浴室里拿来一条湿毛巾，为他擦了脸。她觉得陌生男人的脸十分奇特，又大，又粗，又硬，叶莲娜冷不丁莫名其妙地想到，她从来也没有用手抚摩过、接触过男人的脸。要是她眼睛瞎了的话，光凭手指她是不可能认识他的。不过这个瘫在地上的男人，她已经凭嘴里感觉到的碎牙、他那硬邦邦的颧骨、绷得紧紧的皮肤、他的鹰钩鼻和深凹的眼睛认识他了。

“谢谢，”他说。“给我一杯苦艾酒吧。”

他仍然坐在地上，叶莲娜给他端来满满一杯酒，在他面前跪下来。他一饮而尽，不过又仔细地舔去嘴唇上的最后一滴酒。这又是非唯物主义的感觉——他嘴唇上的一滴酒。“呸！”叶莲娜想。“这很像从桁架上滑下来的屋顶。”

“现在您爬起来吧，”她用严厉的口气对他说。“把背包放下。”

“马上，”他说，“马上。”

他声音低沉、单调地讲起来……女儿遇上了车祸，他们原是彼得堡人。确切地说，女儿和她母亲。他本人不知道是哪里人。一个浪迹天涯的单身汉。老是出差。到末了他因此而被家庭所抛弃。“可以理解，”他轻声说。妻子改了嫁。“嫁得不错，嫁给了一个会干家务活的男人。”他女儿还在读小学。他们搭朋友的车子准备去莫斯科旅游。没想到……三个死亡，两个昏迷。他前妻和她丈夫在塞浦路斯。他一连两天守在医院候诊室里，晚上就在那里打地铺睡觉。付钱给护士时说：“带的钱用完了，得去问朋友借。家里还有钱。我并不穷。”女儿还没有醒过来。谁也没有说什么话。的确，有一个人说：“这是听天由命的事，我们做不了主。当地医生会决定她去哪里，去求上帝吧。”他走进教堂，跪在地上，吻遍了所有圣像。但又担心起来，万一他害了她那可怎么办？他没有受过洗礼。她会怎么想？

她会想，叶莲娜说，充满爱的人对充满爱的人不可能干出什么坏事来。（“真是胡说八道！”）她突然冒出这么个念头。“恰恰是充满爱的人会干出天晓得是什么样的事情来。”

“真的，千真万确！”叶莲娜说。“您不可能害她，决不可能！”

“我不单单是没受过洗礼，”他说，“我还不信教。”

“我们大家都这样，”叶莲娜说。“当我还是个天真的孩子时，妈妈就对我说，上帝不存在，世上只有大自然和人类的法则——这是毫无疑问的。不久前她否认了这些话，认为不能对我说这些乱七八糟的话。可是我已经把这些乱七八糟的话像乘法口诀一样背得滚瓜烂熟了。”她忽然感到羞愧，这么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生活，人家一定会听厌的。“您应该去医院看看，您得送钱到医院去，我没说错吧？”

“不，”他说。“进了医院他们就不肯再放我出来了，不允许出来。情况一直不好，不知还会糟糕到什么程度。但愿夜里任何事

情也不要发生。”

“这么说，您得在这里过夜，”叶莲娜语气坚定地说。“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您去找找熟人，要是找不到……”

叶莲娜在阿尔卡的小沙发床上为他铺好床，心里感到一阵惊慌，她的举止简直就像描写犯罪案件的古典文学作品里一样：把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留下来，倒酒给他喝，被他讲的悲惨故事吸引住了，上了钩，接下去……“接下去我该怎么办呢？”事情都已经做了，被子一角已经掀开，好客的主人通常都是这么做的。

夜里，她听到呻吟醒过来。客人嘴里在哼哼，牙齿咬得格格响，并且翻来覆去睡不着。“得给他吃镇静药，”叶莲娜心想，随即在手提包里搜寻起来，在包的最后一层里她终于找到了最后一片药片。她倒了一杯水，拿着一片药，深更半夜走进了陌生男人睡的房间。

“把药片吃下去，”她说。“听见我的话了吗？我给你拿来了药片。”

他没有听见吗？他没有听见。她看到雪白的枕套上散着他乱糟糟的头发。她觉得嘴巴里有他的碎牙。她把杯子放在地上，一骨碌钻进了客人的被窝。哎呀，她这是遇到什么事了！像她妈妈喜欢的作家在作品中所描写的一样。这算什么呀！救人的方法——世上唯一救人的方法——肉体与肉体的接触……

阿尔卡咕嘟咕嘟喝着水，怎么也喝不够。好在她是他们当中的公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她恨不得把所有的水都喝光。可是水不能无限量畅饮，5个人只有3升。可她一个人就已经喝了1升。

“喂，阿尔卡！你该有个完吧！”这就是对她的所有责备。她喜欢到马蒙托夫卡去，在“当地人”中间称王称霸。看起来这儿离莫斯科近在咫尺，但是如果换一种方式来计算，按“城乡距离”——如今人们都说“地方距离”——来算的话，那么距离就完